

# 一手好厨艺 抚慰异乡人

# 与“新大楼”为邻的郑庄子

伊拉克当地时间2时30分,城市还在沉睡,公司米桑油田电网项目的厨房里,却已灯火通明,炉火的呼呼声、炊具的叮当响和油煎牛肉饼时发出的嘶啦声混合在一起,演奏出一曲生动的厨房交响乐。

“指挥交响乐”的是米桑电网项目食堂厨师长王书山,他在这里已经呆了6个年头。今年,受疫情影响,他连续27个月驻扎在项目现场。每一缕袅袅升起的炊烟,每一次淋漓尽致的颠勺,每一声充满力量的吆喝“开饭啦”,都是他留给大家的深刻印象。

王书山早餐做得很精心。他常说:“一日之计在于晨,如果大家早餐吃不好,那一天干活儿都没劲。”于是,他变着花样做,有油

条、小米粥、牛肉饼、酱香饼、蒸饺……

早上5点,伴随着黎明的光辉,职工们就会戴着口罩,间隔一米排好长队。

如何让大家吃好,是萦绕王书山心头的事情。尤其是当他看到下班职工满身的疲惫时,这种想法就更加强烈。伊拉克蔬菜品种单一,他就在网上搜集、组织厨师讨论,尝试推出多种新菜品,保证每天的菜品都不同。他做菜不仅注重味道,也很注重色彩的搭配,尤其是口水鸡,白嫩的鸡肉搭配酱汁、蒜末、香菜,闻之生津,品尝后回味无穷。

为了应对“僧多粥少”的局面,王书山还带了3名属地厨师“徒弟”。他根据每个属地帮厨性格和能力分派工作,聪明灵巧的安排

学习切配菜;认真、仔细、耐心的安排食堂卫生清洁;防疫期间,项目实行封闭式管理,王书山一边指导属地帮厨如何正确佩戴口罩,正确洗手,告知日常防疫要点,另一方面鼓励他们尽量多与家人视频,让家人放心。

项目的菜园子是王书山从国内自费采买了香菜、芹菜、小油菜、茼蒿种子,在食堂后面开辟了一块菜地,搭起了蔬菜棚,蔬菜成熟以后,便成为了员工们的盘中餐,也让食堂的菜品花样,变得更加丰富。

王书山常说:“大家这么喜欢我的手艺,我也很自豪呢!”辛劳过后,一饱口福,背后是他和团队的默默付出,他的厨房交响乐正弹得越发动听…… (陶岩龙)

公司“新大楼”所在地历史悠久,民风淳朴,人文荟萃,在天津近代史上很有影响力,其西南方向是有着600多年的历史郑庄子。

作为河东区最早形成人群聚落的地区之一,早在明永乐元年(1403年),郑庄子一带便出现了居民。相传燕王朱棣扫北时,以为父王朱元璋是因僧起家而得天下,遂效仿王僧,随军带了许多和尚北上。途经郑庄子时,发现此地虽然是一片荒滩,但傍海依河,为难得的军事要地,遂有意屯兵于此。但因随行只有五百老弱残兵,无奈只得留下一支由郑姓和尚带领的“和尚部队”。

随后,郑和尚带领这些人在这建起了村落,并在村中修建了一座名曰“三官庙”的庙宇,郑和尚自任主持,早晚焚香诵经,白日下地干活。他把村民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开荒种田,一部分打渔为生。不久,又有一些外地农民来此定居,随着人口的增多,村落渐成规模,人们便以郑和尚的姓定为村名,取名郑家庄。后来叫俗了便成了郑庄子。

到了清代中叶,郑庄子已经成为正式的古老的村落。而三官庙却因郑和尚的去世而无人修葺,渐渐荒废。津门诗人梅成栋路过此地,见到的只有一派荒凉败落,于是触景生情,留诗一首——《立春日郑家庄途中极目》:“岗岸春无信,寒

林挂雪痕。极天唯有草,到海似无村。沙冻迷车迹,烟荒绝鸟翻。不知何代寺,废垒一钟存。”

郑庄子作为天津的重要工业基地之一,则是上世纪两大时期形成的。一是日寇侵华前后,二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大搞经济建设的年代。

早在1920年,上海资本家刘伯森和北洋军阀官僚资本家陈承修、王克敏等先后在郑庄子投资建起了裕大、宝成纱厂。1937年日军侵占天津后,又相继建立了双喜纱厂、兴源化学公司、中山制铁所等工厂,以及华北地区最大的物资转运仓库,并设了铁路专线。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是日寇掠夺我国人民物资的基地和中转站。1945年10月,国民党政府把日本人经营的企业收归国有。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在原有的基础上相继建成了第一、第二、第三炼钢厂,初轧厂、氧气厂、油砖厂等6个生产厂以及运输场、钢铁研究所、冶金医院等一些辅助单位。同时,几个大型棉纺织厂如棉三、棉五也相继建成。钢厂和纱厂的扩建,带动了郑庄子地区的仓储业、运输业、加工工业和服务行业的蓬勃发展。

几年以前,郑庄子地区还有一处历史遗迹,那是中共在建党初期为了开展工人运动,开设的一所平民学校。在1925年春,中共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



传播红色火种的郑庄子平民学校

在成立一年以后,为了使广大劳工摆脱文盲和提高思想政治觉悟特地兴办的,地点就设在工人密集的郑庄子。在该地区附近的劳工大众在这所免费的学校里学到了很多文化知识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理,点亮了他们心中的明灯。革命的火焰似燎原星火一样从这里辐射出去,使天津的工人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可惜,学校建筑随着修建六纬路延长线而拆除了。(刘若芳)

## “安全员”初体验

张云峰是新能源宝坻莲子营输变电项目部一名普通的安装技术员,每天在车间里忙乎技术上的活。为了使他的员工能深入参加到“安全生产月”中来,项目安全主管吴华安排他去当了一天“安全员”。

6月10日5点,张云峰早早来到现场,随着步子开始重新审视熟悉的四周,“平日都是拿安装的角度看厂区,挑安装出错的地方。今天却感觉有点陌生,看到的都是螺

丝钉、钢架、梯子、消防栓……换个角色,才感觉到安全的重要性。”意识到安全存在于生产的每个角落,他紧跟在吴华身后,打定主意好好体验一下安全员的职责。

当一个没带任何防护器具的来访者进入配电装置区时,立刻被张云峰拦下来,原来配电装置楼主体结构还未完全完工,仍然需要注意防护;在一处施工作业点,有些腼腆的张云峰话多了起来,眼睛

也忙碌了起来,检查完同事的作业票和入场许可证,他又开始反复提醒大家做好安全防护措施。

这天气温高达38摄氏度,遛弯厂区一圈,张云峰早已汗流浹背。“道得很粗,观察到的安全隐患还很浅,但是经过角色换位,我更感受到安全员的辛苦和职责所在,以后一定更加支持安全工作!”“我当一天安全员”的活动,提升了项目全员对安全生产观念的认识,培养了员工发现安全隐患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使安全生产活动融入到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吴华)

以及大量的百花文艺出版社古典小说和现代名家散文选集。

我要买中华书局的《六十种曲》时,是1994年的事。天津的书店清一色是新印的,价钱是200多元。没辙,去北京吧。6点前赶到天津站乘快312次列车,8点一过到首都,换乘地铁和平门下车,再步行直奔琉璃厂,差不多9点,书店也全开了,逛上一整天。我在中国书店买到了定价135.70元一套的二次印刷的1982年重排本,余下的钱还去买老定价的书,由此省了不少书费。那些年,我每月都要去一两次北京,像《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的〈增补补石图书记〉等罕见本都是在琉璃厂买到的。

我有两套书的收集颇费周折,历时十余年,一是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的《小说月报》,另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的良友图书公司《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10卷本。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于1981年4月开始,将由沈雁冰主编《小说月报》第12卷至第22卷共258册,增刊1期,号外3期陆续影印出版,加上一本索引全套48本。等我想买这套影印本的时候,甭说是天津了,我跑了几次北京琉璃厂和东单也没发现全套的。在天津古玩街文运堂看见过打捆的《小说月报》,大概有三五六本。问书店的师傅,他们说可以等等,陆续还进货。等了一段时间,也没等到,反而打成捆的书越来越少,我买回的时候,只剩下32本一捆的了。然后,我通过旧书店、地摊、《旧书交流信息》报上书陆续配了8本。最后,就差后面的8本了,1987年出版的1930年第21卷和1988年出版的1931年第22卷,前者印量2300册,后者印量1970册。孔夫子旧书网的肇兴也确实为藏书者圆了很多梦,那时我每天一有时间就在孔网“最新上书”上打下“小说月报”几个字,搜索,陆续配了两套21卷和22卷,2007年终于挑选出一套非馆藏的、品相较好的书。

1980年开始影印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10卷本,我同样出手晚了,很多年一直缺少《散文二集》。也是得益于孔网,才把朝思暮想的这一套书配齐。

## 雅音绕情

### 七津·颂祖国

□刘红梅

神州百年多蹉跎,千万豪杰奏凯歌。抛头颅洒热血,英雄气概壮山河。新冠疫情掠华夏,万众一心灭病魔。鲜花锦簇东方屹,重新振兴我中国。

### 十六字令·献给党的生日

□张辉

山,高耸苍穹镇瘴蛮。擎天倾,神州换新颜。山,暴风雨狂更坚韧。消邪恶,大地喜春还。山,召唤人民往上攀。除荆棘,大道向天寰。

### 天净沙·七月

□郝鑫

和风暖日鸣蛙,新冠虎克中华,凉扇骄阳盛夏。雨滴乱洒,电建人换新家。

### 陌上花开

□温晖

志不求易者成,事不避难者进。是建设者的气概,争分夺秒、快马加鞭,推动履约向前进,疏通经济大动脉,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黑。是党员干部的豪情,赤诚守望、日夜奋战,上演时间加速度,燃烧速度卡路里,关山万重,山高人为峰。是电建铁军的傲骨,步履铿锵,一往无前,协同共进复工复产,携手笑着陌上花开。

### 津门杂吟

□刘若芳

水,似激昂的音乐,在唯美的玉皇阁前,于古老与现实间流传。你,生出天使的双翼,捧来了生命的迎春花,承载着日月星子,凝视波光级漫帆影。车,似青蛇的蜿蜒,在沧桑的五大道间,于历史与沉淀中印证。你,披挂着城市的霓裳,灿出了晶莹剔透霞光。慨叹着长虹凌空,倾泻银河璀璨天际。

## 读史谈稗

### 杨柳青的五道庙……

□方博

历史上,在杨柳青镇三街东土地祠以东,曾有一座五道庙。它始建于清代,毁于太平天国时期。此庙不大,院中仅有一殿,其内供奉着民间画业的祖师爷——吴道子。在康乾盛世,杨柳青年画业的组织,行会里敬的“神”——祖师是吴道子。”在1934年8月17日的《大公报》上,《北平的画工》(上)中写道:“画工和其他的手工业者一样有他们的‘行会’的组织,行会里敬的‘神’——祖师是吴道子。”在1934年8月17日的《大公报》上,《北平的画工》(下)一文中,更是以“吴道子之神位”为题,专题详述相关情况:“在行会里,敬奉着吴道子之神位,举行着什么会议的时候,必须先朝这个祖师爷吴道子磕头礼拜。事实上,吴道子是一个中国文艺复兴时代的拉斐尔。当然值得艺术家的崇拜;然而画工只是在传说上施用着并且保守着他的方法,技术,而对于他的画是很少有人看见,也是莫名其妙的;所以,我们每逢提到了吴道子这个名字,画工便很神秘的如同‘土木石作瓦工’敬奉鲁班一样,觉得那是主宰着他们的灵魂的主!”

虽然上文记述的是民国初年北平画业对祖师吴道子的供奉,但当年京津画师往来频繁,两地画业多有交流。仅以杨柳青著名画师高桐轩为例,他就被召入内廷,并曾为慈禧画像。此后,供奉如意馆,名声日旺,也常往来于京津之间,以为人写像、为画店画稿为生。六十岁后才身归故里杨柳青,开设雪鸿山馆画室,专心年画以度余生。可见,北平画业与杨柳青的画业多存在相通之处。

## 流年碎影

### 家乡味道:豆腐包子

□丁柯南

刚来天津那会儿,最先吃的是“张记”包子,属当地大众化的快餐品牌。后来老家的同学来了,就去了狗不理在劝业场山东路的总店,门面不大,这个店也属快餐性质。再后来有外地的朋友过来,就去了和平路上的狗不理大酒店,比较高档,因为名气太大,这里面的价格可不是一般的贵。

在深圳核电那会儿,食堂外包给南方人了,整天用鸡肠子、鸭肠子炒菜,实在难以适应,还好他们中午卖发面的大包子,素馅和肉馅的都有,一个包子个大如馒头,最多的时候一次吃过七个,那实际上是饿的,并不是包子真的好吃。

在内蒙古锡林浩特项目的时候,早上吃过当地的杭盖蒙餐,早茶有包子,大都是牛羊肉大葱包子,也有沙葱包子,肉质鲜美,满嘴汤汁,可口美味。

尽管在家和在外,吃过不少品种的包子,但在心中最难忘的,还是老家的豆腐包子。相传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康熙皇帝巡视新疆、甘肃,路过宝鸡。告老还乡的阁老党崇雅,曾用段家豆腐包子请康熙帝品尝。皇帝品尝后感到异常可口,特奖给段家包子店三角龙旗一面,从此,段家包子誉满宝善山城。虽然豆腐包子是宝鸡的传统风味食品,但老家乾县和宝鸡扶风相邻,饮食习惯相互影响,口味都很相似。我在家里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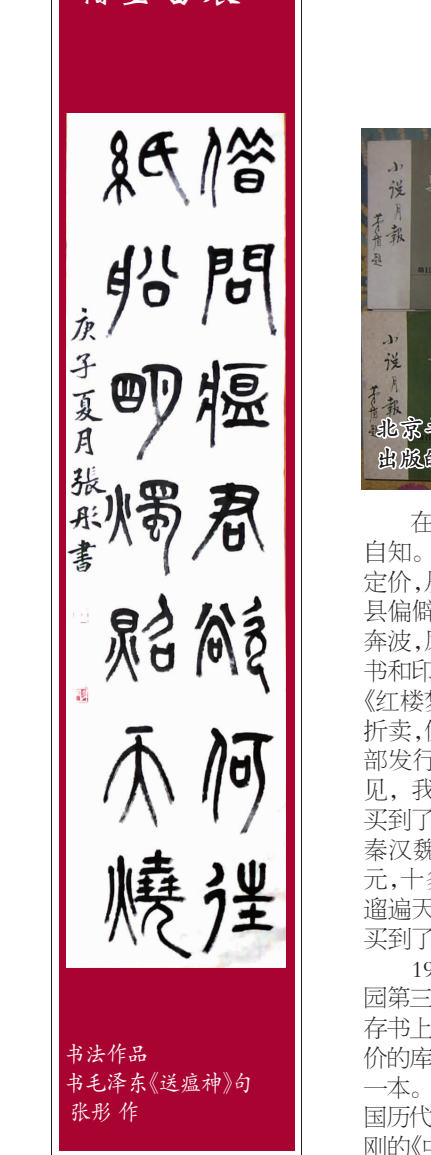
己也做豆腐包子,起面、调馅都是按照家里询问来的方法照做,但就是做不出老家的味道,我做的豆腐包子孩子不喜欢吃,但春节一回老家,家里做的豆腐包子她却吃不够,即使包子凉了,她拿着吃的也津津有味,我真搞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

腊月二十九,是老家蒸过年馒头的日子,若初二亲戚家有需要的,会蒸点大的圆献馍,再下来每家都会蒸点油包子和豆腐包子,我不喜欢吃油包子,太干,就喜欢灌着油泼辣子的调料汁吃豆腐包子。吃时用口咬一豁口,再用勺子灌些蘸料水水,馅嫩软香,酸辣可口,味美清新,风味独特,再喝碗小米稀饭,那简直美不可言。

过年蒸的豆腐包子很有限,最多也就两屉,全家吃一顿也剩不了多少,当没几个的时候,就和哥哥抢着吃,偷着藏。平时家里烧火,都是用柴火,只有过年时才架上火机烧炭火,把凉的包子放在锅里正烧炭火的两侧,或在还着着的炭火上烤,要盯住不时地翻防止烤糊,烤出来的豆腐包子,皮色金黄,入口脆嫩,油香味鲜。

家里蒸豆腐包子,时至年关,节日团圆的喜庆,充满每个人的心田!突然间醒悟,老家的豆腐包好吃之极,是大锅、大案、大蒸笼、大团聚,包含了亲情厚爱!

## 楮墨留痕



书法作品 毛泽东《送瘟神》句 张彤作

## 随艺情致

### 聚书的艰辛

□张辉

在我藏书的过程中,有着很多艰辛,甘苦自知。1992年国内出版社大幅度提高了图书定价,从此,从天津满大街简陋的摊儿到区县偏僻的书店,每逢节假日我一骑单车,一天奔波,风雨无阻,为的是搜罗到老定价的库存书和印量少的稀缺本。像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红楼梦》续书系列多数在烟台道古籍书店打折卖,但《石头记索隐 红楼梦考证》和两个内部发行本《红楼梦》、《红楼梦》书店中少见,我则在人迹罕见的李七庄新华书店里都买到了。中华书局一版一印的《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三册),定价仅11.2元,十多年后的二印定价是120元上下,我则邂逅天津卫,终于在南门外大街新华书店也买到了一版一印。

1993年4月底开始了持续十天的水上公园第三届特价书展,天津的书店、出版社大量库存书上市,三到七折不等,很多是八十年代老定价的库存书,极其便宜,有的两三毛钱就能买上一本。我前后去了多次,买了林庚冯沅君的《中国历代诗歌选》、游国恩王起燕涂非季镇淮费振刚的《中国文学史》等很多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 天津卫电力发展趣谈

□张辉

城东南角的马棚口胡同口。当时的路灯是在木杆上挂一木匣,里面放上煤油灯,晚间由专人一盏盏点燃后用以照明。后来木匣改为铁框镶玻璃的匣子,这些路灯主要负责老城四条环城马路的照明。

那么,天津最早安装以电为照明光源的路灯又始于何时呢?据1993年版的《天津电力工业志》介绍,天津最早安装路灯的街道是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老城区南北门里大街,当时比利时商人建起“电车电灯有限公司”,为了宣传售电在此安装了为数不多的白炽灯,从此开始了天津使用电力照明道路的历史。其实,天津最早安装电路灯是1904年,与天后宫庆祝天后娘娘华诞举办的皇会有关。据1904年11月6日出版的《大公报》记载,为迎接“万寿皇会”,“老铁桥(今金刚桥西侧)至贾家大桥(今小关大街附近)埋设电灯杆,添设电灯”,“以行人”。这次安装路灯的时间可能只有几天,线路也不算长,但确系天津路灯安装之始。至于拆除电灯杆的报道,后来的《大公报》没有记载。

清末,天津的路灯老舍就设在老

1949年,天津解放了,市内10个行政区域已经有了11545盏路灯。当时的灯型都是低压供电的白炽灯,控制的方式是分散的人工拉合。1949年底,人民政府修复了全部残损的路灯和线路,又新增了2482盏路灯。

20世纪50年代,劳动者把对新生活的憧憬和热爱毫无保留地融入了社会主义建设之中。时至1952年,新装了路灯6800盏,1953年,市区路灯安装基本完成,路灯线路延伸到郊区。10年弹指一挥间,1964年的5月,劳动者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辛勤汗水迎来了天津路灯第二代光源——高压汞灯。在沿用了14年之后,天津市的照明条件进一步改善,第三代光源高压钠灯和金属卤化物灯投入使用,亮度提高了一倍多,灯型也越来越多样化。随着城市结构的变化,高杆灯逐渐在街心广场上出现,而一些多叉路口则设置了小型全式高杆组合灯;之后又引进了寿命长、配光曲线好、效率高的比利时、德国、美国等国家的新型灯具,这些科技含量高的灯具被广泛应用于市政建设。

进入新世纪,天津市路灯总数已达到7万余盏,路灯高低压架空线路及地缆增至3400多公里,是1949年解放初期(474公里)的7倍多,变台1100余座,总容量近6千万伏安。

在路灯演变的岁月里,光明一直延续着人类发展的历史,也照亮了人类文明的进程。(连载之二十九)